



大學衍義補

自五十六
至五十八

0412
76
23



門仁12
號 76
卷 23

大學衍義補卷之五十六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

濬進呈
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郊祀天地之禮上

虞書肆類于上帝

朱熹曰。類是祭天之名。與旅上帝同。其義不可曉。胡宏曰。夫聖人名必當物。祀上帝而謂之類者。本乎天者咸在其中也。

此虞書禮
經祭法為
主則議禮
之家可無
紛紛



臣按。祀典之載於禮者。莫先於舜典也。上帝之祭。前此未有其名。雖易有殷薦上帝之象。然象乃孔子所筆也。書之所謂類者。蓋虞廷史臣之辭。在周前千有餘年。臣竊意其所謂類者。史臣紀舜受命之初。其祭告于神也。皆類合于上帝。不言后土者。言天則地在其中。猶中庸所謂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而不及后土。註謂其省文耳。分祀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雖曰必順陰陽。因高下而各從其類以求之。庶得其神之來享。然天與地對。皇天與后土對。六經言天必與地

俱。孔子言郊多與社並。天與地並。祭猶父與母同。牢也。豈得為瀆乎。況一年之間。夏在冬前。並祭天地。則以為瀆亂。靡雜。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帝之禮。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之日。至蓋成周以建子之月。為正歲也。歲正之首。未遑他事。首舉上天之祭。至於建午之月。乃祀地耳。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別以義起亦可也。夫類于上帝。經有明言。舍周而從虞。又何不可哉。烏可以合祭之禮起於王莽。而以為不經。夫事苟合義。固不當以

人廢。矧在周之前。明有虞書之文。所謂類者。安知其非。當時所稱之祭名哉。漢儒解周禮。類造之言。非解書也。夫周有冬至之祭。故凡非時之祭。謂之依類常祭。可也。有虞之世。所謂常祭者。何名。其行禮者何時。此所謂類者何所。類乎。我聖祖初得天下。即築壇為南北郊。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祀地于方丘。一如周禮之制。行之數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宸衷。復為合祭之禮。而以正月行禮。凡所謂六宗。山川群神。皆各為壇。以從祀。蓋復有虞之典。

於四千餘載之後。每正歲之吉。

天子躬祀天地。而以

祖宗配享。分命羣臣。各獻二十四壇。行之百年。神

祇饗答。休徵屢應。其克享天地之心。而徧致明

靈之格者。非一日矣。萬世所當遵守。

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朱熹曰。小序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為

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亦襲其誤。

臣按。自古論合祀天地者。率以是序為據。朱熹

深辨其非。夫用此一言。以解此詩。似乎固矣。若

夫所謂郊祀天地之語則在漢以前已有此說非但始於元始亦可見也。

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鄭玄曰國語云精意以享之謂禋。

程頤曰天與帝一也天言其體帝言其主。

胡宏曰禮之所貴貴其義也是故王者祭天以柴

燎牲使氣上達語其精神則謂之禋語其感格則

謂之類指其方兆則謂之郊指事異名其實一也

大臣按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三禮吉

禮之別十有二所謂禋祀實柴燎三者祭天

類字亦影響

神也。血祭。豕沈。鬯辜。三者祭地祇也。肆獻裸饋食。祠禴嘗烝六者祭人鬼也。然天神之祀有昊天上帝而地祇之祭無有后土是亦猶虞書之類上帝而無后土也歟。

大司樂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

羽。鼙鼓鼙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

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

而禮矣。凡樂甬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

羽。靈鼓靈鼓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

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

同皆出可

此亦謂其理

大學後章
卷五十一
得而禮矣。

胡宏曰。樂六變而天神降。樂八變而地示出。此豈君子知禮之言。類如巫祝造恠之辭也。則又以爲神降示出。然後可得而禮。曾不知樂所以導和禮。所以爲節。作樂乃所以行禮。禮神也。豈待神降示出。然後行禮哉。

吳澂曰。此文不惟不經。仍自相背戾。旣曰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是祭祀合樂之際。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並用矣。而其下。則止用黃鍾。大呂。雲門。祀天。止用大簇。應鍾。咸。

池祭地。如是則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各自爲用。不得謂之大合樂矣。凡作樂。必律呂聲音。一時並舉。克諧而不相奪倫。然後成樂。今旣各自爲用。何自而成樂乎。况周家祭祀已行之迹。莫詳於詩之頌。今攷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是天地無分祭之文。攷般之詩。望祀四嶽河海。是四望與山川無異祭之文。攷之詩。禘祖。而其末則曰。旣右烈考。亦右文母。是妣與祖亦無各祭之文。攷周頌之詩。盡是祭祀之詞。其言作樂。未聞有分樂而序之之說。亦未聞用歷代之樂。以分祀之禮。此甚不足。

信又曰。既言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六音。是六樂之作。五聲八音並用之矣。而其下則禮天神。地示人鬼。於五聲皆止用其四。於八音止用其三。使其果如此。則聲音不備。樂何自而作。況攷之於詩。有瞽作樂。而合乎祖。其間用鞀磬祝。敵簫管等樂。於祭宗廟之際。固亦兼用竹革木石之音矣。孰謂去此而不用乎。既曰凡六樂者。一變至六變。合六樂而言之。至於七變八變九變。則餘三變。又不與焉。況樂所以象德。而六樂之致鬼神。示不知何分。而象德邪。攷舜之作樂。感格之效。自近以及遠。

今乃自遠以及近。夫舜樂所以感物者。未嘗以某樂感某物。以某樂感某神。帝王作樂之意。大槩相似。何獨成周之樂。而不然哉。故曰。此文不惟不經。仍自相背矣。不足信也。

臣按。分祭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大司樂。他經典所不載也。非獨他經典所不載。雖周禮亦無之。惟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及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兩處分言天地。然不言其地與時。其言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祀天於圜丘。祀地

於方丘。惟於大司樂見之。夫大宗伯之職在掌
邦禮。禮之大者吉禮也。禮莫重於祭祀。莫大於
天地。然於大宗伯所掌之三大禮。吉禮十有二
之中。止言昊天上帝。而不及后土地祇。乃至於
作器之時。始言之。可見其所行之禮。則一。而所
用以禮神者。其器則有兩也。況於司服。掌王之
吉服。止有祀昊天上帝。則服太裘而冕之文。無
有所謂后土地祇之服。由是觀之。合祭天地。其
神有兩。而主祭惟以一人。可見矣。惟其神之兩。
故兩其器。或以蒼璧。或以黃琮。或四圭有邸。或

兩圭有邸。惟其祭之一。故主祭之人。所服之服
則一而已。然則大司樂之言非歟。曰。先儒固謂
周禮非盡出周公。況其所論樂律。自相背矣。吳
澂謂其不經不足信。非無徵之言也。夫其所論
之樂。既不足信。則所論之禮。又烏可深信哉。
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
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於郊
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陳澧曰。冬至日短。極而漸舒。故云迎長日之至。郊
祭者。報天之大事。天之尊無為。可祀之。以其道不

可主之。以其事故。以日為之主焉。天秉陽。日者衆陽之宗。故就陽位而立郊兆。

臣按。祭義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蓋天之為德至廣至大。不可得而見也。其所可見者。日與月焉。故以日為主。而又以月配之。尊之以次于天。以為三辰之主。而設王宮夜明二壇於郊壇之側。猶王燕飲而主之以大夫。王嫁女而主之以諸侯。祭社而配以句龍。祭稷而配以棄也。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

王乃在中於此受教諫則容言旌直宗廟

式臨之矣

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

陳澔曰。告于祖廟而行事。則如受命于祖。此尊祖之義。用龜以上。而于禰宮。此親考之義。其日卜。竟有司。即以祭事誓戒。命令衆執事者。而君亦聽受之。是受教諫之義也。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於庫門之內。集百官而戒之。又於太廟之內。戒其族姓之臣也。祭報報白日時。蚤晚及牲事之備具也。

臣按。曲禮云。太饗不問卜。周人郊用冬至。則有

今動涉漢人
去古未遠
始有証天
証祖援
証無據者
矣

大學後表神卷五十六
定月矣。而此又云卜郊何歟。考古註疏引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鄭氏又謂迎長日之至。為迎春分之日。漢人去古未遠。其言亦或有所據。不然。則此所謂卜郊者。果何卜歟。或者以下文有帝牛不吉之言。而以為卜牲。然此明言卜郊不言牲也。況冬日至祭天。是日。日既至矣。無所俟於迎。迎者。未至而逆之之謂也。鄭氏所引易說。謂為迎春分之日。豈其然哉。

本朝之制。於未祀之前一月。欽天監先擇日。以

聞。蓋古卜法不存。而擇干支之吉。以代卜也。既

擇有定日。歲前十二月朔。

上躬詣犧牲所視牲。此後每日遣大臣一員往視。

次日早。朝復

命。將祭之前。先告

太廟。遣禮部官檄京城隍神。徧請天下當祀神。

又祇致齊之日。

上皮弁服。登正殿誓戒百官。齋之日。遣御史點視。

各官于齋次。仍行南京一體齋戒。蓋與古人卜

郊獻命之禮。若合符節。

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汜。埽。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

陳澧曰。汜。埽。洒。水。而。後。埽。也。反。道。剗。道。路。上。之。土。反。之。令。新。者。在。上。也。鄉。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行。事。之。早。也。喪。者。不。哭。以。下。諸。事。皆。不。待。上。令。而。民。自。聽。從。蓋。歲。以。為。常。也。

臣按。今。行。大。禮。有。司。修。理。道。路。沿。途。明。燎。火。是。即。古。人。之。制。但。所。謂。喪。者。不。哭。不。敢。凶。服。尚。未。舉。行。請。如。古。制。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乘素車貴其質也旒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陳祥道曰。合周官禮記而考之。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服龍袞。龍袞所以襲大裘也。

又曰。夫先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內心之敬。故因丘埽地。陶匏橐結。疏布素車之類。此因其自然。以示內心之敬者也。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旂龍章。而設日月。四圭。有邸。八變之音。黃鍾大呂之鈞。此致其文飾。以示外心之勤者也。然則內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龍袞。戴冕璪。以致

其文飾不以內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然後事天之禮盡矣

臣按郊以祀天祀天而必法則其所垂之象使凡吾身之所被服吾身之所乘駕吾禮之所施設文飾莫非天之象焉

萬物本乎天人生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周諱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祖之所配於圜丘者昊天而考之所配於明堂者上帝此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而

嚴父配天其義甚精所以有雪霜之教

反言配上帝何也天言其體帝言其用故對而言則天與帝異合而言則帝即天也天即帝也易之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其言上帝與此同意

臣按祭祀之禮皆所以報本反始而郊祀上帝而以祖配此又報本反始之大者

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鄭玄曰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孔穎達曰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以對日耳蓋天獨為一壇天神等共為一壇

楊復曰。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明。即天之明也。故祭天而主日。配以月。非必百神悉從祀也。月令。仲夏大雩。帝大雩之後。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季秋大饗之後。乃使有司。嘗群神。告備于天子。先後輕重。固有節文矣。以此類推之。祀天之後。乃祭百神。蓋可知也。

臣按。周禮春官註。以禋祀實柴。禋燎為祀天神之三禮。郊之祭。大報天。即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而主日。配以月。則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皆從祀可知矣。但其行禮之際。則天子躬獻于

上帝。而所謂日月星辰之類。則分官以行獻耳。說者謂莫尊於天。莫重於郊。祀精一以饗。猶恐誠意之不至。豈容混以百神祀之乎。夫混以祀之。不可也。初獻之後。遣官而各祀於其壇。則非混矣。禮行於郊。而天神皆降。譬則天子行幸。而百官扈從。所至之國。諸侯躬享。天子而命其大夫士。以分享。其扈從之臣。因其爵位之高下。循其序而秩其禮。如日則主之。而月則以配。準此以為則。而下之。未必非禮意也。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春秋左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公羊傳曰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以其祖配

楊復曰考之月令之書周頌之詩孟獻子之言則曰祈穀于上帝夫上帝即昊天上帝未聞有感生之說也自鄭註有感生帝之說更漢魏歷晉宋至於齊梁陳數百年之久其說未行至北齊始取其說而行之於是昊天上帝分為兩祀隋唐承用其說至于今而不廢推原所自是誰之過歟然正理在人心萬世不磨邪說終不能熾也

臣按古者郊祀凡再行正月之郊為祈穀月令及孟獻子所言是也十一月之郊為報本郊特牲所言是也我

朝合為一祀而併於歲首行之禮不煩而可以

常行以上通論郊祀之禮

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牲幣於其器之色

吳澂曰禮神者始告神時薦于神坐也蒼璧禮天

蒼象天之色圜象天之形黃琮禮地黃象地之色

其牲幣各倣象其玉之色此言郊祀玉幣

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

鄭玄曰。騂牲赤色。毛之取純毛也。陽祀謂祭天於南郊。及宗廟。

禮器祭天特牲。

鄭玄曰。郊所以用特牲者。天神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郊。

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如繭如栗。犢也。

陳祥道曰。大禮必簡。簡則內心。而貴誠。故祭天地之牛角繭栗。

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

陳澧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祭上帝者。謂之帝牛。

祭后稷者。謂之稷牛。滌者。牢中清除之所也。二牛皆在滌中。若至期。上牲不吉。或有死傷。即用稷牛。

爲帝牛。而別選稷牛也。非在滌三月者。不可爲帝牛。稷乃人鬼。其牛但得具用足矣。以上祀天之牲。

周禮。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

吳澂曰。鬯者。釀秬爲酒。而芬芳條暢也。秬如黑黍。一稔二米。乃天地至和之氣。故名之曰鬯。而因以名官。共秬鬯者。直共秬鬯之酒。無爵也。飾之以布。

爲巾幕。而畫黼文也。

臣按。大宗伯云。涖玉鬯。表記曰。秬鬯以事上帝。則是祀天地亦有秬鬯。特不用鬱。

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五齊三酒共八尊也。

大祭三貳。用酒一尊。又副以兩尊。

陳祥道曰。凡祭祀天地諸神皆有五齊三酒。

臣按。五齊。一曰泛齊。成而滓浮也。二曰醴齊。醴體也。

而上下一體。三曰盎齊。盎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也。四曰緹齊。成而赤也。五曰沈齊。成而滓也。是五齊用之祭祀。

不致其味。致其祭而已。三酒。一曰事酒。酌有事之酒也。二曰昔酒。久釀而熟也。三曰清酒。酒之

生者也。三酒以飲。非若齊之致其義也。

禮記。大羹不和。犧尊疏布。鼎禰杓。

陳澧曰。大羹者。太古之羹也。肉汁無鹽梅之和。後

王存古禮。故設之。亦尚玄酒之意。犧尊刻為犧牛

之形。此尊以麤疎之布為覆。鼎禰。白木之有文理

者。杓。沃盥之具也。

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

馬晞孟曰。天子之尊。非不足於耕也。蓋身致其誠

信。而示其嚴上之禮也。以上祀天。醴齊粢盛。

易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

程頤曰。鼎之為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

大。聖人享以享上帝。

詩。大雅。曰。卬也。盛于豆。木器以薦菹醢。于豆于登。瓦器以薦大羹。其

香始升。上帝居歆。

朱熹曰。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其香始升而上

帝已安。而饗之言。應之疾也。

王臣按。謝枋得謂。天地間惟理與氣。有此理則有

此氣。有此氣則有此理。鬼神無形。與聲惟有理

與氣。在溟漠之間耳。凡祭皆以心感神。以氣合

神者也。黍稷必馨香。酒醑必芬芳。用椒用桂。用

大。蕭用鬱金草。皆以香氣求神。神以歆饗。此氣耳。

由此言之。後世蕪嶺海之香水。以代鬱金。亦此

意。其氣之芬馥清遠。有非蕭桂鬱金所及者。用

之以祀神。禮所謂以義起。此亦其類歟。

郊特牲。器用匏陶。以象天地之性也。

陳澧曰。匏陶。物之質者。質乃物性之本然也。

筦簞之安。而蒲越。音活。藁鞞之尚。明之也。

鄭玄曰。凡常居下。筦上。簞祭天。席蒲越。藁鞞之尚

也。二者皆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以上祀天。之器。

以上郊祀天地之禮上

大學衍義補卷之五十六

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五十七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郊祀天地之禮

下

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昊天有成命二后受
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宏深也密靜密也於緝繼續也
熙光明也單厥心肆其靖安也之

朱熹曰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基積

大學後集卷之五十一
累于下以承藉乎上者也。

臣按周頌此章序云郊祀天地蘇軾北郊之議
援此序以為證朱熹以國語證之謂其為康王
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且歐陽氏時世論謂此
二者者文武也成王者成王也當為康王以後
之詩臣攷郊廟之詩曰頌者皆一時公卿大夫
與太史氏為之於郊祀明堂常祭宗廟時歌之
而各有所主如烈文主太王清廟主文王執競
主武王之類思文之詩則郊祀后稷以配天也
我將之詩則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也周人之頌

至于諸侯助祭巡守朝會祭告戒農官賽田事
莫不有樂歌而獨於天地闕焉且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所以配祭者尚有其
詩顧於正祭之天帝獨無美盛德之形容可乎
臣竊以為昊天有成命之詩序云郊祀天地未
必無所據也但解者以成王為成此王業則未
必然爾詩之意蓋謂昊天上帝有此成定之命
文王武王實受之成王繼之不敢康寧夙夜積
德以承藉文武所受於天之成命者既以深宏
而靜密矣於是歎美而言謂承天命以主天祀

黃解經苦
拘泥此亦
一端

者宜繼續文武光明之德竭誠致敬單盡其心
亦如成王之不敢康寧庶幾安靖天下而保祖
宗所受昊天之感命於無窮矣於者歎辭作頌
者首言天命繼言二后之德於此又嘆美而發
其端欲其後人主是祀者不敢廢墜天命以常
大報天之意意者此詩實是郊祀之頌成王之
世蓋已有之而未及成王康王嗣統新作此頌
因祖以及考不然則是康王就舊頌中益以成
王不敢康之一語於二后受之之下亦不可知
也或曰朱子謂此詩只說昊天不說地設使合

祭亦須說及后土考之經典惟祭天之名謂之
郊而祭地無其名如虞書之類于上帝周禮之
禋祀昊天上帝皆未嘗及后土豈但此詩哉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朱熹曰此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
以粒食者莫匪其德之至也

臣按此郊祀以后稷配天而所奏之樂歌也配
祭者既有樂歌而正祭者豈獨無哉若以為有
所遺亡則禮莫大於郊祀不應於其最大者獨
失之臣不揆愚陋輒取詩序之舊說載昊天有

成命詩以補之。二詩乃成周祀天之樂歌。以上祀天

樂章

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楊復曰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享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于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在鄭玄前並無六天之說玄後出乃分為六天又皆以星象名之謂昊天上

帝北辰也謂五帝者太微宮五帝座星也又附以緯書如北辰曰曜魄寶之類繆妄不經莫此為甚王肅引經傳以排玄失併圜丘於郊似矣然又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為五帝則非也果以五人帝為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王亦未為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非如鄭氏分天以為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馬端臨曰舜攝位之初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

山川徧于群神。湯伐夏之初，用玄牡告于上帝。神后。武王伐殷之初，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所祀者天與六宗、地與山川而已。初無祀五帝之文。周頌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祈穀，曰報祭，曰類禡。所以告神明之事備矣。亦無祀五帝之樂章。而祀五帝之說，始于周禮。先儒各以其意爲之訓詁，以爲五天帝者，曰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叶光紀，含樞紐也。以爲五人帝者，曰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也。姑以五天帝言之，則此五帝者，皆天神之貴，主五方之事者。意其在祀典，當與

日月六宗並而亞於祀天者也。

臣按先儒謂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天與帝一也。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所謂昊天上帝者，兼天與帝言之。蓋以主宰乎天者，其神之大者在此也。所謂五帝者，言帝而不言天。蓋隨時隨方而立名，其神各主宰乎一方之氣也。漢儒不明此義，附會而爲六天之說。既有昊天上帝，又有天皇大帝，又有太一感生帝之類，皆非正禮也。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固無二帝之理。況六五哉。

本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皇太
一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
所。僅見也。惟道家者流。承襲前代之舊。因仍未
革。其所奉祀者。乃列昊天上帝於其所謂三清
之下。又塑上帝像。與天皇紫微並列。至其所為
上帝稱號。又於昊天之下。加以金闕於上帝之
上。加以玉皇。夫金玉之為物。滯於形。乃世俗之
所貴者。而非大道之所寓也。顧以世俗之所尚
者。以為上帝之尊稱。其褻瀆甚矣。且老聃生于
周末。死有墓及子孫。乃人鬼也。而躋之天神之

上且不可。況上帝乎。唐玄宗。宋徽宗。本欲尊天
而不知其褻天也。其後流離困阨。禍及生民。安
知非天之所譴邪。
明聖之主。尚其正之。不可諉為異教之徒。自相崇
奉。非祀典之所繫也。以上論六天五帝
詩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尊敬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
周公其人也。言以父配天之禮。始于周公。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朱熹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

天地周之后稷生于姜嫄更推不去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或問朱熹帝即天天即帝分祭何也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故謂之帝

臣按古者聖人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蓋一歲之間而有二祭既於歲首一陽初生之月祭天於泰壇而以祖之有功者配祀又於季秋萬

尊親原無

寶告成之後祀帝於明堂而以宗之有德者配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尊之則祀之惟以其誠故壇而不屋以其形體稱之曰天配天以祖而亦所以尊祖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親之則祀之必備其禮故屋而不壇以其主宰稱之曰帝配帝以父亦所以親父也先儒朱熹引陳氏說謂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太起之也我

聖祖初分祀天地各為之壇其後乃合而祀之共為壇于南郊其上則屋之焉蓋泰壇明堂為一

也。列聖相承皆以孝經之義並用以同行。昭合

太祖太宗並配其於孝經之義並用以同行。昭合

而無間。是蓋以義起者歟。以上論明堂

漢武帝元光元年行幸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

程頤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

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

圜丘皆人君為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

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

理。

禱穀禱旱皆在未事之前

臣按三代郊天配祖之禮至于秦無復存者秦

襄公始作西時祠白帝其子孫遂并青黃赤而

祠之至漢高帝又立黑帝祠然未嘗親享也文

帝賢君也賈生通儒也生親承文帝宣室鬼神

之間而不能引經援古以復三代之制文帝始

幸雍郊見五時又用新垣平言立渭陽五帝廟

而親祠之始親祠矣而猶未有定時武帝元光

初始定三歲一郊郊之名雖沿於周而其所行

之禮所祀之神則用方士之說是則所謂昊天

上帝曾不得如其所謂太一五帝而高帝乃一

代創業之太祖曾不得一旦配享于天可慨也
夫成帝時雖定南北郊然亦不能盡復三代以
來郊祀明堂嚴父配天之禮而哀平之間怵於
禍福之說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為罷復卒無
定制

光武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雒陽采元始故事為圓
壇八陛中為重壇天地位其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
其外為壇重營皆紫有四通道以為門日月在中營
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
在群神列中中營四門外營四門背中營神五星及

中宮宿五官神五嶽之屬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官
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各山太川之屬

臣按西漢所謂郊祀天地者乃是祀雍五時及
甘泉太一汾陰之類皆出於方士祈福之說而
非古人報本反始之意高惠不親祠文帝一再
行武宣以求仙成帝以祈嗣三君者親郊頗多
而其他則領之祠官修歲事而已古人所謂郊
天配祖之意蓋漠如也光武置郊丘于雒陽以
高帝配祀始稍復古人祀天之制雖其采元始
故事合祭天地與周禮司樂不合然而一禮之

既按漢朝
一本作兩
漢

行。凡所謂六宗山川群神徧在焉。蓋亦有取於
有虞之類。周人之旅祭也。以上漢朝
郊祀之制
唐玄宗天寶元年二月。敕凡所祠享。必在躬親。其皇
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十八日。親享。玄宗皇帝于
太清宮。十九日。親享太廟。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
謂之三大禮。

揚復曰。禮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
註謂魯以周公故得郊于上帝。先有事於類宮。告
后稷也。蓋郊事尊祖以配天。故先告后稷以將配
天之故焉。自此以後。散齊七日。致齊三日。齊戒以

神明其德。將以對越上帝。則此古禮然也。

臣按。有事于郊。必先告祖以配天。享侑之意。蓋
行祭告之禮。非大享也。自唐人有事上帝。必先
親享。玄宗皇帝于太清宮。親享太廟。然後郊祀。
宋人因之。乃先郊三日。奉謚冊寶於太廟。次日
薦享。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宿太廟。既享。赴青城。
嗚呼。郊祀之禮。見於經者。自虞書類上帝始。而
尤詳載於周禮禮記。此則唐虞三代報本反始
之大事也。未事之先。詣祖廟告祭。以配享之故。
而致齊。以致其精明之德。然後行事。此正禮也。

其與道家者流本無干涉。唐宋之世乃用青祠設素饌親享太清宮。玉清昭應宮。然後詣郊壇行禮。此何謂哉。彼方士之云云。乃瀆亂不經之邪說也。顧以之而間雜於吾聖人報本反始之禮。而欲致上帝之居歆。而靈貺之饗答。難矣。

宋祖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唯元豐六年一郊。元祐詔議北郊。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

蘇軾曰。舜之受禪。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武王克商。柴上帝望山川。而獨

略地祇。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終篇言天。而不及地。以是知祀上帝。則地祇在焉。

胡宏曰。成身莫大於禮。禮莫大於祭。祭祀之禮。所以立吾誠也。鬼神之為物。非他。即吾之誠是已。王者繼天而為之子。獨主萬化。故祭天於郊。祭地於社。祭名山大川各於其方。後世禮學失傳。故秦禮八神。以求仙人。是皆不知鬼神之情狀。方士家妄作。儒者不取也。及歷考儒者論祭天地之禮。於天則有昊天上帝。有五方帝。有感生帝。夫土不可以二王。而天可以有七帝乎。於地則或立方澤。或立

方丘或立北郊是猶家有一主也。且子事父母父在爲母齊衰期不敢見其父者尊無二上故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崇地以抗天乎。王者以父事天立誠而精一其德故兆於南郊掃地而祭者昊天上帝而已。天言其氣帝言其性也。社祭地所以神地道也。名山大川者寶貨財用之所出而四方之所依據。

朱熹曰禮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用牲于郊牛二及社于新邑此明驗也。本朝初分南北郊後復爲一。周禮亦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儒

不言無北郊祭社只是祭地。

臣按胡宏謂聖人言郊必及社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祀地。朱熹亦取其說然以臣觀之天蒼然在上合萬國而同此天地塊然在下隨所在而異其土是以天子祭天獨謂之郊諸侯以下不可得而並也。蓋以萬國同在一天之下凡天所覆者皆天子有也。萬國同戴乎一天以事天子之一人故惟天子獨得祭天。自公侯以下有有百里之地者有有七十里五十里之地者有有十里一里之地者位有尊卑地有廣狹五土之

神隨在而有莫不有其神亦莫不有其祀天子
有天下之地故祀天下五土之神有一國者祀
其封內之五土有一家者祀其采地之五土此
祭地之名所以無尊卑廣狹一皆謂之社也然
天子既有大社而又有地祇者考之禮經地祇
無專祀惟大司樂有夏至方丘之說然指其壇
壝而言無有一定之名如郊社然也蓋王者大
一統而有定居既統祭天下之大祇而又專祀
畿內之土祇也歟

宋承五代之後屢因郊而肆赦優賞諸軍自后妃以

天濫

下至文武官皆得陰補親屬而又賚賜故人主常以
為難行而止於三歲一郊或過期不行

蘇軾曰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
有節惟以齋祭禮樂為政事歲歲行禮率以為常
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非復如古之簡
易今之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郊而
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
至文武官皆得陰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以下
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

臣按有國者郊祀天地所以脩歲事也歲事之

本朝得統
之正祭統
之正是冠
百代

脩必歲歲行之。上以盡報本之誠。下以教臣民之敬。非因是以為利也。自秦漢以來。所行者多非禮之禮。然禮雖不盡合古。而心之誠。則未或間也。至於宋人。乃因大祀之行。以為惠下之利。每以費用不敷。恐人心缺望。而作輟焉。祀天之誠安在哉。我

聖祖斷自宸衷。郊祀無歲不行。凡宋人所謂肆赦。蔭補賜賚。一切革去。顛顛焉。惟用心於牲幣之潔。虔齋戒之嚴肅。其儀文易行。其禮物易備。行之餘百年。如一日也。豈非萬世通行之典哉。以上

唐宋郊祀之制

以上郊祀天地之禮下

大學衍義補卷之五十七 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五十七 郊祀天地之禮

大學衍義補卷之五十八
 宗廟饗祀之禮上
 易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程頤曰王者萃人心之道至於建立宗廟所以致
 其孝饗之誠也祭祀人心之所自盡也故萃天下
 之心者无如孝享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

大學衍義補卷之五十八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宗廟饗祀之禮上

易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程頤曰王者萃人心之道至於建立宗廟所以致其孝饗之誠也祭祀人心之所自盡也故萃天下之心者无如孝享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

其極也。吳澂曰。致者。至其極也。極盡孝享之道。乃能萃已散之精神也。

臣按。祖考精神自有生以來。禪續承傳。以至於今日。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而祖考之精神。又即其所承祖考之精神也。先儒謂人之精神萃於已。祖考之精神萃於廟。先王設為廟祧。以聚祖考於其間。而子孫致其孝享之誠。上以承祖考氣脉之傳。下以為子孫嗣續之地。使其精神萃聚凝結。而常不散。繼承而永不絕也。

虞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孔穎達曰。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

朱熹曰。文祖者。堯始祖之廟。受終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

臣按。此萬世人君祭廟之始。經典所載。莫有先於此者。

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蔡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臣按伊尹此言可見七廟之制不獨周始有之而商以來固有之矣然不但自商始也伊尹之為此言想必商前已有此制故以是告太甲亦猶賈誼告文帝以為漢明神之意由是以觀則宗廟之祀非但以報先世之德亦可以厲後世之右勉其脩德立政也

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蔡沈曰言茲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先王與祖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陳太猷曰太勳勞之人方得配食此言與享如周

禮司勳凡有功者祭於太丞耳

臣按享廟以功臣配享三代已有之

周書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

文王焉詩曰於歎穆深遠清靜廟肅敬也雝和顯明相助

濟濟多士執事秉文之德對越於在天駿大而疾也奔走

在廟不顯不承尊無射於人斯辭

朱熹曰王在新邑烝祭歲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

可以觀德
即其執事
見之矣

又曰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

臣按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周頌三十一篇而以清廟為之首蓋周之祖考莫盛於文王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禮每云升歌必舉清廟

而不及乎他云是詩惟一句說廟首一句之外皆就助祭者言雖不言文王之文而文王之所以為文隱然自見於肅雝顯相對越奔走之間矣

詩雝頌有來雝雝和也至止肅肅敬也相助維辟公諸侯天子穆穆天子之容於辭薦廣牡牲也相陳子肆也祀假大哉皇考文王綏也子孝子武王自稱

朱熹曰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事而天子有穆穆之容其和敬之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而太哉之文主庶其

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臣按周頌祭先王之詩多言諸侯之助祭此章乃武王祭文王諸侯助祭之詩下章載見辟王乃成王祭武王諸侯助祭之詩孔子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楊雄謂寧親莫大於得四海之歡心者此也今

國家一歲五享

太廟而無有所謂禘祫之制天下藩憲都邑即古五等諸侯請凡遇

朝覲歲天下布政按察二司及府州縣官來朝

者當歲暮孟春之享皆與助祭之列世異時殊

雖不能盡如周制是亦古者以職助祭之遺意

周禮太宗伯以肆獻裸古灌字享先主以饋食享先主

以祠春享先主以禴夏享先主以嘗秋享先主以烝

冬享先主

鄭玄曰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裸之言灌灌以鬱鬯始獻尸求神時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於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祫言肆獻裸禘言饋

總是役志
于享非言
禮之多寡

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

吳澂曰肆獻裸五年之禘也饋食三年之祫也禘禴烝嘗四時祭名春物初生未有以享以祠為主故曰祠夏物未成用薄物以祭故曰禴秋物漸成以薦新為主故曰嘗冬物畢成可進者衆故曰烝臣按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禘者於太祖之廟合群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吳澂以肆獻裸為禘饋食為祫說者謂於凡行祭皆既裸而獻有薦禮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既肆而饋有饋食禮非但

禘祫也。但四時之祭雖有裸饋然其節文比於禘祫為略。觀孔子論禘失禮而專以灌言則禘之所重在灌可知矣。灌重於禘饋食重於祫各舉所重而言也。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

劉歆曰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為七。七者其正法數可常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吳澂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之外又有二祧謂之祧者遠廟之主遷而藏之也。

臣按昭穆之名始見於此。前乎此者，商雖有七廟之文，見於書，然未明言其為昭穆也。周雖有穆考、昭考之頌，見於詩，然未竝舉以為言也。商雖未明言，而昭穆之數隱然在乎其中。周雖未竝言，而昭穆之次秩然已有定序。是則昭穆之小宗名，前此已有之，而明著於載籍，則始於此耳。夫宗廟有迭毀，而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此小宗伯所以為之辨別也歟。

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太烝。司勳詔之。

鄭玄曰：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

臣按周書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君牙曰：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而與商書盤庚所謂大享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皆是祀先王而以功臣配享也。歷代相承，率循是典。

於本朝廟祀，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岐陽武靖王李文忠、寧河武順王鄧愈、東甌襄武王湯和、黔寧昭靖王沐英、虢國忠烈公俞通海、蔡國忠毅公張德勝、越國武莊公胡大

海梁國武桓公趙德勝泗國武莊公耿再成永
義侯桑世傑十二人者配享

太祖以河間忠武王張玉東平武烈王朱能寧國
公王真榮國恭靖公姚廣孝四人者配享

太宗自中山王以下十二人者皆武臣也河間王
以下四人者其一人姚廣孝文臣也臣觀前代
功臣配享文武並用乞下禮官議請於今開國
元勳中擇一文臣始終全節者以配享

太祖高皇帝又於

仁宗

宣宗

英宗三廟皆如二廟故事推擇文武大臣配享以
又成一代崇德報功之典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朱熹曰劉歆之說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為七
文武之廟不在數中蓋周自武王克殷即增二廟
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迺遷至懿王時
則文王親盡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穆
之上謂之文世室至孝王時則武王親盡而亦以
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昭之上謂之武世室

親有盡而
功無窮萬
世功也

又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其制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孫毓議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焉其大略不過如此

又曰以諸侯之廟明之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

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嚮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

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六世之後，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祧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祧穆之南廟矣。昭者祧則穆者不遷，穆者祧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祧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祧而已然矣。又曰：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五廟同在都宮，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

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

臣按漢儒七廟之制有兩說，所謂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韋玄成等之說也。七者其正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劉歆之說也。朱熹以劉歆之說為天子是若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過立親廟四，與太祖為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况商書已云

大學後身 卷五十八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管已有七廟矣。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天子牲與特同禘禘禘禘嘗禘烝

吳澂曰按此春夏祭名是記者之誤禘當為祠禘
當為禴禴謂各祭於其廟禘謂合祀於祖廟
陳祥道曰天子之禮春則牲祭夏秋冬則合享牲
祭各於其廟合享同於太廟又曰禘有三年之禘
有時祭之禘時祭之禘小禘也三年之禘大禘也
時祭有小禮有大禮小禮春也大禮夏秋冬也公
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則明時祭之禘為小禘

矣。

陳澧曰禘合也其禮有二時祭之禘則羣廟之主
皆升而合食於太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不與三年
太禘則毀廟之主亦與焉。

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天子以一人之身而於一
日之間徧行七廟之禮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
心非獨心力有所不逮亦恐日力有所不給矣
昔季氏以大夫行一祭事日不足而繼之以燭
他日子路與祭畧其煩文然質明行事猶至晏
朝而退夫以大夫行一祭猶且許時况天子以

燕安之體具冕服躬裸饋乃於半日之短晷行九獻之盛禮而欲一日七舉行雖強力之匹夫有所不勝也況萬乘之尊哉世儒泥古而不通變因王制此章有禘禘祭名之誤遂以此爲夏殷之祭夫禮合於義適其時斯可行矣尚何殷周之拘況七廟之制商已有之周承殷後已從其廟制之數則其所行之禮安知其不相沿襲哉本朝歲五祀皆合享於太廟雖不拘拘於古而自與古意合云

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鮮

當作獻

羔開冰先薦寢廟季

春之月薦鮪于寢廟孟夏之月農乃登麥乃以稊嘗麥先薦寢廟仲夏之月農乃登黍乃以雛嘗黍羞以合桃先薦寢廟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嘗新先薦寢廟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

陳祥道曰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之具而祭之以新物

方慤曰既曰寢又曰廟何也蓋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

臣按自古帝王於時祭之外又有薦新之禮蓋

四時各有新物，必先獻而後食。蓋事死如事生，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月令寢廟之說，解者率以爲一。臣竊以謂月令之書，雜記秦禮，而以寢廟併言，無所經見，意必宗廟之外，別有奉先之所，藏其衣冠几杖之類，因設爲几筵以奉之，如所謂極廟原廟者。

本朝於太廟之外，設奉先殿於大內，每月太常寺進薦新品物，送光祿寺供薦，卽此制也。

禮運故玄酒用水爲之在室設之室內醴酒之一醖卽盎
在戶設之稍南粢才細醴卽醴在堂設之澄酒卽沈

在下下堂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脩其祝爲主人告神之辭嘏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以降上神在天之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陳祥道曰：道之精常幽玄，而淡薄；道之粗常明著，而精美。精則常貴而尊，粗則常賤而卑。先主於名數之間，而未嘗不寓之，以道德之意。此玄酒所以在室，醴醖所以在戶，粢所以在堂，澄所以在下也。管先主之於鬼神，以神道事之，則以五齊以人道事之，則以三酒犧牲，所以致其養。琴瑟鍾鼓，所以

致其樂祝嘏所以致其文此固足以降上神與先祖也然上神先祖之降在彼而天祐之承在在彼者以禮物之所備在我者以禮教之所成故必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以至於夫婦有所也

臣按古者祭祀陳設禮物莫不各有其義然不惟備夫禮物也而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下夫婦之間必彝倫以叙恩義以篤同心合德以秉誠盡禮然後得以承天之祐焉所謂祐者豈休徵嘉祥之謂哉在乎人倫而已

作也造其祝祝辭號美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殺牲之時腥取血及毛

其俎以生肉盛於俎孰其殺醴醎薦血腥時用醴薦熟時用醎以獻薦其

燔炙燔肉炙肝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嘉善死者之魂魄是謂

合奠求其契合於真漠之中然後退而合烹合而烹之使熟體其犬

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

謂大祥善也此禮之大成也

方慤曰血所以告幽毛所以告全腥其俎則事之

以神道孰其殺則事之以人道

周諺曰奉上世之禮物而罕及於後世者則無文

奉後世之禮物而罕及於上世者則無本有本有

孝慈出于祝嘏之心所以達其

文此之謂禮之大成也

臣按先王制為祭祀之禮凡器物之陳節文之變皆有深長之意存乎其間

禮器廟堂之上鬯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鬯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陳澹曰鬯尊夏后氏之尊也犧尊周尊也縣鼓大應鼓小設禮樂之器一以西為上故犧尊縣鼓皆在西而鬯尊與應鼓皆在東也君在東而西酌犧象夫人在西而東酌鬯尊此禮交動乎堂上也縣

總是于彼乎于此乎如在而天定在此鬼神之情狀

鼓應鼓相應於堂下是樂交應乎下也

太廟之內敬矣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

陳澹曰洞洞敬之表裏無間也屬屬誠實無偽也勿勿勉勉不已也詔告也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云納牲詔於庭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故曰血毛詔於室羹肉汁也定熟肉也煮之既熟將迎尸入室乃先以俎盛羹及定而告神於堂此是

薦熟未食之前也。道言也。此三詔各有其位。蓋言求神而未得也。

臣按。以上凡言君者。諸侯也。夫人。諸侯之配也。不言天子。而天子之禮亦以是為準。亦猶儀禮止言士冠禮。而不及天子諸侯卿大夫也。

郊特牲。周人尚臭。周人所尚。在臭氣。灌灌地。降神。用鬯以秬黍合。鬱金草為。

之。臭鬱合鬯。鬱。既成和以。鬱金之汁。臭陰達於淵泉。先求。諸陰。灌以

圭璋。以圭璋為。贊之柄。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蕭音蒿。取此蒿及牲之脂。合黍稷燒之。合黍稷。燒之。臭陽達於墻屋。使其氣

達於墻屋之間。故既奠然後炤。燒也。蕭合羶。馨也。羶黍稷也。即凡祭

慎諸此。

馬晞孟曰。灌者禮之始。而敬之至者也。易曰。觀盥而不薦。語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推此足以知周人尚臭之意也。

臣按。古人之祭。各有所尚。虞人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所謂臭。即氣也。氣有陰陽之別。用秬黍和鬱金香為鬯酒。灌地以求神。是以臭而求神於陰。取香蒿及脂骨與黍稷燒之。使其氣旁達於墻屋。是以臭而求神於陽。吁。假品物羶羶之臭。以通神明。薰蒿之氣。古人所以感格乎神。

而致其歆饗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如此。

詔告白也。祝於室。取牲之臠，燔於坐尸於堂。灌鬯之

戶西南面也。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正祝于主，索祭

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入乎。

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陳澔曰：直祭，正祭也。祭以薦，孰為正。正祭之時，祝

官以祝辭告於神主，如云薦歲事于皇祖伯某甫

也。祊有二：一是正祭時設祭于廟，又求神於廟門

之內。詩云：祝祭于祊，是也。一是祭之明日，繹祭也。

廟門謂之祊，設祭在廟門外之西旁，故名為祊也。

曰不在廟
是俗語鬼
神物亦
何遠離于
人

求索其神靈而祭之，則祝官行祭于祊也。於彼於此，言神在於彼室乎，在於此堂乎，或遠離於人而不在廟乎，尚庶幾也。祭于祊，庶幾可求之於遠處乎。

臣按古人之祭，所以求感格於神靈者，非止於正祭之時及行禮之所而已。祭之日，既設祭于廟門之內，祭之明日，又設祭于廟門之外，所以求而索之者，惟恐一時之或間，一處之或遺也。

以上宗廟饗祀之禮上

大學衍義補卷之五十八 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八

以上宗廟饗饋之類

本而取之皆卦恐一節之有闕一節之有疑

禮門之內祭之即日又禮祭于禮門之外或以

五祭之類及行斷之禮而已祭之日禮祭于

禮門古人之祭禮以米為祭故禮祭非此也

平以禮祭之類

不致廟乎尚思祭也祭于禮門幾何求之效禮也

其言禮也亦好室乎亦效此堂乎效禮也人而

效禮其禮也而祭之則禮官亦祭于禮也亦效也

六十八雜